

举国同庆的十一,更像是我家的“春节”

家人团圆是最大的幸福

今年的国庆长假又接近尾声了。想一想,自国庆节成为法定节假日以来,我们家国庆节的安排好像隔几年就有些变化。我们一家一年到头赶回老家机会也就这么两次,春节一次,国庆节一次。举国同庆的节日,已经成了我们举家团圆的日子。

最早关于国庆节的印象,要回溯到1999年。时值建国五十周年,那一年的国庆庆典上安排了盛大的阅兵式。我记得很清楚,那年的国庆节前夜下了一场雨,第二天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地毯湿了一块一块的。我一改往常逢放假必睡懒觉的习惯,在国庆当天早早爬起来,吃过早饭,全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等待阅兵式开始。

印象里当时彩色电视普及开没几年,家里那台海信电视的成像效果在当时让全家人都非常满意。我们在这台电视机上看的第一部电视剧是《水浒传》,潘金莲的扮演者在电视剧开播后不久就代言了一款保健品,广告在央视一套的黄金时段播出。唉,

这几句真是暴露年龄。

阅兵式开始了,通过电视,我看到北京当天天气特别好,蓝天白云的,那时候也还没有雾霾的概念。伴着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整齐的方队依次经过天安门前,全家人的心情都跟着激动起来。直到阅兵式结束,心里的那种兴奋劲还下不去。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央视的新闻栏目都在挖掘阅兵式背后的故事。这是我对于国庆假期最早的印象。

后来,随着年级越来越高,仿佛每次放假老师总会留很多作业,我对国庆节的印象都不那么深刻了,好像每个国庆假期的最后两天都在忙乎乎赶作业。啊,这并不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等到读了大学,国庆假期就是从学校奔回家的日子。比起中学的暑假,大学的暑假并不是特别长,而且暑假我还在老校区修第二专业,住的是老旧的宿舍楼。济南的夏天,坐在宿舍的床上,整个人跟蒸包子似的往外冒热气,难熬的很。开学一个月后的国庆假期,拖着箱子穿过火车站汹涌人潮的时候,感觉自己足以用“英勇”二字来形容。心里早就列出一个长长的菜单,决心回到家挨个吃一遍。每天吃吃喝喝,挑一天出来专门用来逛街,采购些过冬的衣物。

印象最深刻的是读大一时第一个国庆假期,一天的工夫我自己买了七八件衣服,线衣、外套、牛仔裤。距离寒假还挺遥远,我感觉我妈给我掏钱也大方许多。第一次集中采购这么多衣服,心里那个爽别提了。

如今,我已经工作好几年了,每年的国庆假期,成了我们回老家和老人团聚的日子。

因为姥爷的生日每年都赶在国庆节前后,国庆节回老家为老人庆生成了近几年的保留项目。可是一家人从来不对外说是为老人庆生,只说是大姐回来了,一家人在一起聚一聚。怕是给其他亲戚们制造人情往来的负担,也怕来的人太多反而稀释了家

人团聚的小小幸福。姥爷姥姥都快八十岁的人了,因此每年至少两次的回老家探亲,对于我们一家的意义更重了。相比过年回老家需要到处走亲戚,国庆节这次回去,除了奶奶家,我妈哪也不去,几乎天天偎在姥姥身边,娘俩儿有说不完的话。

前几年,我们老家逐渐改成了社区,舅舅为两位老人在社区购置了新房。印象里,老人搬离老宅之前的两年,屋里开始漏雨,甚至房梁还折了一根,不得已用一根柱子撑起来。小舅舅自嘲“家里两口子学建筑,老人住的房子却用根柱子顶着”,心里怪不是个滋味。于是瞒着老人悄悄地选好了房子,装修好,直到把二老接出去。姥爷姥姥是从困难年代过来的人,如今住上新房用上空调、暖气,再也不担心房子漏雨,村路泥泞,看得出他俩对如今的生活很满意。

我希望这团圆的日子,永远进行下去。

本报记者 崔立慧

2 正是乡村农忙时 假期也是“劳动节”

很多人喜欢将国庆假期所在的这个时间段描述为金秋,色彩也带给人更多丰收喜悦。不过,对于乡村来说,金秋除了丰收,还有秋忙,村子里的国庆假期,叫农忙时的“劳动节”似乎更贴切些。

位于鲁西南的菏泽,是传统农业大市。距离市区五十里地、红卫河边,村子连着村子,农田连着农田,和平常相比,田地里年轻人多了不少——趁着国庆假期,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到老家,帮家里农忙。收完玉米之后,经过打地、耙地等又一轮忙碌,将麦子种下。

在江南和朋友合伙开厂子的小伙伴褚雨,也趁着国庆假期回了趟家,“待不了几天,抓紧忙地里的活。”褚雨说,自己和哥哥都早已不在家,十余亩地一直是父亲、母亲在操持,“现在都机械化了,啥农活都能找人帮忙,但还是得操不少心。”

这几年,虽然附近几个村子里不少年轻人回到家,一家人合伙做起板材加工等生意,但仍有不少年轻人习惯了外地的生活,选择坚持在外打工。“不如干点其他事儿挣的多。”褚雨的想法也是村里很多同龄人的想法,“农忙时回来帮几天忙,平常在地里忙活的都是五十岁甚至以上的人,再就是一些在家的妇女。”

55岁的老张就是村里五十亩地的“接盘者”。因不愿意继续干农活,并有一定的经济来源,老张同村的几名老乡想把土地承包出去,而曾表露过承包土地想法的老张就是他们的“目标”。秋收结束,玉米进囤,老张家里访客频频。最终,双方按照每亩每年600元签了一年合同。

“得找人给翻地,还得让人把肥料送过来,不知道谁家车闲着……”老张看了看手机上的日历,念叨了几句,开始打电话,“明天有空吗?把我那块地弄了吧……”折腾了两天,老张的大块地还是被排在了最后,“好歹的吧,赶在节点种上就行。”

国庆假期倒数第二天,老张五点多就起了床,他跟翻地的人约好了,一早开始干活,“早晨、上午、下午,一天三晌,忙活应该能差不多弄完。”农忙时,村里人的天儿亮的格外早些。早饭和午饭,老张都只是匆匆扒了几口——一旦活儿开始干,整个人都是绷紧的。一样忙碌的还有农机手小郭,尽管干活时不紧不慢,但早饭和午饭的时间在压缩——妻子把饭给他送到地头,“回去吃太慢了。”小郭边说边往嘴里送了块馒头,没带手套的手上沾了些土。

忙到天黑,老张的五十亩地平整完,稍稍舒了一口气的他准备等上两天再播种,“缓缓,歇几天再说”。

本报记者 张园园

3 十一不谈“诗与远方” 回乡看看家中老房

这个国庆,朋友圈中最显眼的字眼还如往年一样——“堵”,我没有跟随大队伍步伐出去玩,而是自己一个人背着单反来到姥爷家,看了看家里老房子在时代变化下的样子。

“三间房,两支梁,一扇门,两扇窗”曾是农村建房最真实的写照。据姥爷回忆,他们那个年代,一般百姓人家多是三间小草房,用散乱的小石块建成,几支木杆凑合凑合就是大梁,铺上高粱秸抹上稀泥,然后用山草或麦草苫成屋顶,虽然很是简陋,但好歹算是一个“家”。

在我姥爷年轻时那会儿,记忆中的家,如同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说的房子差不多,一下雨就“屋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那时,麦收之后,家里的头等大事当数修葺旧房子了。乡村房屋的墙头是用泥土加麦秸混合起来的,垛一层就停下晾一会,以免变形,朝外的一面用一段木棍上钉好几根细钉子一样的刷子把朝外墙面刷整齐,屋内用铡碎的麦秸或者麦糠和泥混合把墙面粉刷,墙面也不容易裂口。再用白石灰水刷刷。茅草屋最怕刮大风、下大雨。姥爷爷每逢遇到雷雨交加,家里人往往胆战心惊,“外面下小雨,屋里下大雨,锅碗瓢盆在接雨。”姥爷爷谈起以前的茅草屋不禁发出感慨。



姥爷家曾经的土房。 本报见习记者 徐钰 摄

村里的人家都是用蓝色的砖块垒墙,青蓝色的瓦片铺顶,后来用红砖垒墙。但红砖在日晒雨淋下,没几年就开始风化剥落了,远没有蓝砖耐用。在教训面前,那些用红砖盖房的人家开始“亡羊补牢”:旧房子被用水喷湿后抹上一层厚厚的水泥,新房子最后一道工序也是给墙体抹水泥。红砖盖的房子失去了本来的面目,统统变成了水泥的灰色。

我在村子里穿行,沿街总能看到家家户户门楼高大气派,瓷片图案新颖靓丽,不光院墙瓷片好看,对门的迎面墙上还粘上了瓷片风景画,大门两侧粘上大红瓷片

对联,上面抬头粘上瓷片金黄大字“家和万事兴”。

在这个国庆小长假走在农村的路上,宽阔的乡村公路,整齐划一的村庄街道,绿化的村镇草坪。不少农户盖起了两层小楼,农村居民对住房的追求已经从简单的能住就行慢慢变成了学会享受生活。姥爷爷也从先前红砖瓦墙的平房住进了楼房,“从土坯房,茅草屋到砖瓦房,又从砖瓦房到楼房,看到眼前住房的巨大变化,这在几十年前是不敢奢望的事情。”姥爷爷笑呵呵地说。

这个十一,虽然没有能到远方旅游,但能够到村中去怀旧,也是一番乐事。

本报见习记者 徐钰



生活水平提高了,如今村里大部分居民已经住进了楼房。 本报见习记者 徐钰 摄